

江马修 著

冰河

第一部





冰河

第一部

江马修著 力 主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反映了日本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可悲面貌。故事以日本农村为背景，写山村中一个破落地主的儿子岩本惠介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成了共产党员，因反对侵略战争被捕入狱。岩本的妹妹敏子认为这是家庭的耻辱，她一心想重振家誉，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当了一个积极支持侵略战争的后方妇女模范，结果走上了毁灭的道路。

日本战败后，岩本惠介出狱回乡，通过进步的知识分子金井医生，团结了农村青年，在当地成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目 次

第一章	3
第二章	118
第三章	191

冰 河

第 一 部

第一章

一

火車到达东京站是五点半光景，天已經亮了。

敏子虽然是第三次到东京，可是对于这个大都市仍然感到十分陌生。从那長長的列車里傾吐出来的无数旅客，各自携帶着行李，陸續地走过月台，正象翻滾着的一股巨流。她随着这股巨流走下寬闊的石阶，穿过那地道似的阴暗地段，便看見前面并列着几个驗票口；通过驗票口，便进入了車站正門的門厅。門厅上部有个又高又大、由好些根大圓柱擎托着的圓穹頂。这个地方，在她記憶里倒还有些印象。她找到了二等候車室，来到一个角落里，把沉重的手提箱和零星物件放在一边，然后在一张柔軟的絲絨靠背椅上一屁股坐下，長長地抒了一口气。

時間还太早，寬敞的候車室里光綫微暗，人影稀疏，显得空堂堂。敏子靜坐了一会儿，腦海里不由地浮現出一幕旧事——是在这同一屋子的同一角落里发生的。時間过去已經一年半了——不，簡直就象是一霎眼間的事呢。

*

*

*

……那是岁暮的一个寒夜。这间候車室里挤滿了旅客。紙烟的烟霧弥漫着整个屋子。手里提着行李的人們不絕地打門口进进出出，都显得很匆忙。由于未婚夫常雄的用心照料，好容易

給敏子找到了一個座位。而父親傳右衛門、哥哥惠介和常雄都只好站着。瘦削修長的傳右衛門穿着黑大衣，圍着獺絨圍巾；過度的疲勞使他臉色發青，但仍然勉強露出熱情的笑容，在對兩個年輕的送行人，特別是對常雄，親切地談着話。兩個青年都穿着大學生制服，戴着四角帽^①。惠介的大衣是咖啡色的，顯然已經陳舊；常雄穿的卻是時髦講究的灰色新大衣。常雄面貌白晰俏俊，時時浮起柔和的微笑。他一面垂着眼皮，十分恭敬地跟傳右衛門應答着；一面不時轉動着眸子，用含笑的目光投向敏子。敏子也含情脈脈地頻頻報以愛嬌的笑臉。她身上穿着肩頭聳起的最時新的絳紅色大衣——這是逼着父親在高島屋^②買來的——圍着同一顏色的圍巾，足登高跟皮鞋。她確信自己在常雄眼裏，一定是既美麗又可愛。她對於未婚夫絲毫也不曾有過什麼放不下心的地方。

預料乘這趟車的旅客一定十分擁擠，為了找覓車中的好位子，惠介和常雄提着行李，先走進驗票口去了。雖然十分鐘之後敏子又可在車窗口和常雄見面，可是她竟立刻感到寂寞起來，甚至父親這時對她講了什麼，也沒有完全聽進耳裏。這情景，她到如今卻還沒有忘記。

想不到正在這時候，身材矮矮的馬瀨代議員^③悠然來臨了。他穿着海龍領子、阿斯特拉罕^④皮料的沉甸甸的黑大衣；五十五六歲，沒有留胡鬚，兩頰光光的，氣派有點傲慢。他那位身段高高的夫人，笑容可掬地緊跟在他後面，象要盡量打扮得年輕一

① 日本大學生戴的方頂制帽。

② 東京一個著名的大百貨商店。

③ 即國會議員。

④ 蘇聯地名，產仔羊皮。

些，纖巧的肩上披着銀狐圍脖，看來有些象要滑下来的样子。敏子在故乡曾經見過馬瀨代議士兩三面；而跟夫人見面還是第一次。她就不由自主地急忙站了起來。

“這，這實在……”傳右衛門顯得十分惶悚，搶前幾步去迎接，深深地低下頭說：

“蒙你百忙中特地趕來，這實在太……”

接着也向馬瀨夫人同樣殷勤地打了招呼。

“不，不，”馬瀨代議士儀態大方而且親切，“村長不能多耽擱兩三天嗎？要不，我也就可以抽空陪你去看看歌舞伎座^①什么的了。我每天總是忙得頭昏眼花。噢，這位是令媛嗎？村長有這麼一位漂亮的小姐，我竟沒有知道。噯，你實在好福氣。小姐，這是內人，你們認識認識吧。下次來東京，別再住什麼旅館了，請直接到舍間來就是。家里雖然沒有孩子陪你玩，我可要內人帶你到各處去逛逛。”

夫人也用圓滑的語調對敏子親切地談着話，問敏子在東京曾玩過些什麼地方……還拿出一大盒子西點來，說是給她在車子里吃。

在這中間，父親把自己修長的身體挨近低矮的馬瀨代議士，熱心地窺伺着對方的神色，語氣迫切地低聲說：

“……這件惱人的事情，幾次三番麻煩了先生；還要勞駕向縣署方面說說，希望有個好收場才是。對我說來，這真是有關政治生命的問題，除了仰仗先生之外，實在……”

“唔，我會盡力的。請放心，大概沒有什麼問題。不過情形有點複雜，要費些周折罷了。總之，村長，關於故乡的事情，在這

① 日本古典歌舞劇院。

里，由我尽力来对付，但在本乡，因为我出門在外，就得依靠你們了。”

代議士說罢，便抬头瞧了瞧傅右卫門的臉，伸出一只戴黑皮手套的手，在对方瘦削的肩膀上一拍，意味深長地笑了。

“这当然不用說起。不过这次回乡，我对誰也不說和先生碰过面，这一点倒要請你諒解，否則……”

“好，有数啦。”馬瀨仿佛一切都已經領会，显得稍稍有点高傲地回答說。并且向室内环顧了一下，光景是瞧瞧有沒有相熟的面孔。

代議士夫妇一直送到車廂的窗口外面，常雄因此只好和惠介并肩站在他們后面，这使得敏子对常雄什么話也不便說，連想对他露个亲热的笑臉也有顧忌。不过她覺得，能讓常雄瞧着自己和父亲坐在这样的二等車并且还有这位政友会^①的有名議員——被当时看作未来大臣的人物專誠前来送行，倒是一件得意之至的事情……

从那时到現在已經一年半了。在这期間，父亲傅右卫門突然死去，家境也已經瀕于破产的境地。接着，异母同父的哥哥惠介又在东京被捕，并被当局以違犯治安維持法^②起訴，关进了市之谷監獄。現在，她独自来到东京，这么孤零零地坐在同一候車室的同一角落里，当然不是为了追怀这幸福的过去，而是为了要在这人地生疏的大都市奔走忙碌，尽今天一天里办好几樁特别重要的事情……

① 战前日本的资产階級政党之一，战后改为自由党。

② 日本当时用来鎮压人民一切进步活动的法律。

* * *

到了东京，先去探望監獄里的惠介呢，还是先到常雄的宿舍里去？这一点，当她在火車上就一直在感到躊躇难决。可是到达車站一看，如果立刻就去監獄，時間未免太早；再說，这次来东京，事前并没有通知常雄，如果不尽早先去看他，怕他会外出也未可知。而且，也許，——不，他說不定还会陪她去探望惠介的。果真这样，就更可以壯壯胆，該是多么好呀！不过就算是先到常雄那里，時間也还早了些。于是决定再在这里坐等一个時間，等到那个大时鐘走到正七点吧。

她进了車站的盥洗室。室内的小壁鏡，在阴暗中发出惨白的亮光，映出了她的容姿：那淡淡的眉毛下，細小的眼睛有些发紅，这是在車中熬夜和劳心的結果；那黯然发楞的眸子，好象老在焦虑着什么；臉色发青，显得极度憔悴。难道这是敏子嗎？——她大大地感到不滿意。

好多人都說敏子長得美，她的确也有这样的自信。但从她的輪廓看，却說不上是什么美人。圓臉儿；双眉稀薄而短蹙；小小的眼睛虽然没有戴眼鏡，但近視的程度倒不淺，在正眼看东西的时候，总是眉心紧鎖，似乎很吃力；还有，她鼻子太小；嘴儿也小，模样儿并不怎样好看。不过，她那結实的身体，却是非常健康而且生气洋溢。又兼皮肤細膩白淨，——特别是圓团团的臉蛋儿，肌肉丰满，宛似成熟的鮮果，紅潤而饒香味；臉上白嫩的皮肤，薄得象是透明的蟬翼。因此，她平时就无需涂脂抹粉。——这正是不久以前的幸福的敏子。

此刻的她可判若两人了。但她到底已經有了常雄这么一个可以信賴的未婚夫，只要这样，她就还不致被抛弃于人間幸福的門外。她才二十一岁。此刻她正对着暗沉沉的壁鏡，不停地用

里望了一下，只見里面并排坐着一老一少两个女的，老的穿素雅的和服，年輕的穿非常华丽的西裝。显然是有财有福的上流家庭的母女。敏子立刻避开視線，縮回身子，象是自慚形穢，恨不得要躲藏起来。等車子开动，这才松了一口气。但心里还是恍恍惚惚，連車子現在到底在什么地方行駛，也完全不清楚。当那御茶之水車站的入口突然出現在眼前时，車子便朝一座漂亮的桥梁开駛过去，从桥上可以放目远眺。这时，她瞧見在走动的人群中有不少头戴四角帽、腋下挟着用細皮帶子捆扎着書本的大学生，和身穿藏青海軍服、手里提着皮包的女学生。这一帶风景优美，充滿异国情調，正是她对东京最欣賞的地区。她知道到本乡已經越来越远，于是心房忐忑地跳动起来，甚至整个身子都在哆嗦着了。

常雄对于她意外的來訪，將會感到多么驚訝啊。說不定还会感到很狼狽吧。假使他真的显出了狼狽和厌烦，那又怎么好呢！不，对于远道來訪的未婚爱人，怎么会感到厌烦？他一定会又惊又喜，笑逐顏开地迎接她的。不过，万一他倒多少感到……

这次会面的結果也許很好，也許很坏，她反复猜度着，最后还是讓不安和恐惧占了优势。因为这里面有着这么一种情形……

广田常雄和岩本惠介在一高^①念書时就是好朋友。进大学后，常雄讀法科，惠介讀文科，虽然科系不同，可是交往依然很亲密。前年暑假，常雄回到新潟故乡，閑来曾經到惠介的乡間游玩，住了一个星期光景。敏子就是这时候才認識他的。当时自称登山健將的惠介，提議要趁这机会邀常雄同游乘鞍岳，常雄在

① 全称：东京第一高等学校。

表示同意之前，征求敏子也同行，她立刻允諾了。于是，在一个大晴天，他們三人就去攀登了这个名山。下山之后，在燒岳山脚下的平湯温泉宿了一宵。第二天，又攀越信飞^①边界上的峻峻山嶺到了上高地。在这登山旅行期間，常雄始終体贴入微照顧着敏子：当經過架在溪谷上的独木桥时，谷深桥險，他小心翼翼地攙住她的一只手走过去。而攀登陡峭的險坡时，又多半几乎是抱着她的身子推送上去的。他又用自己心爱的照相机，到处給敏子拍照。敏子在旅行中兴致勃勃，好象完全不知道疲乏：不停地笑着，說着，唱着，有时簡直高兴得过了分。常雄当初預定到上高地后，便要 and 惠介等分手回新潟去的，可是一經挽留，他又回到惠介家里住了几天。

一个早晨，敏子只穿一身襦裙，独自在房里的鏡台前梳妝，不料惠介闖了进来。他依然保持着一副正直的面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一本正經地問了这么一句話：

“敏子，你喜欢广田兄嗎？”

“哎，大清早別拿这种話来开人玩笑。”

她裸露着鮮藕一般皎洁的双臂，两手依然撫摩着头发，轉过头来，瞪了哥哥一眼，臉也霎时緋紅起来。

“不，我說的是正經話。我很想知道你是不是愿意跟广田結成終身伴侶。”

“沒头沒腦問出这种話，叫我怎么答得上来！我連想也沒想到过。”她說时轉身朝着鏡子，似乎有点生气了。

“可是，广田兄却說他一心一意指望你做他未来的伴侶呢。”惠介和善地露出笑容，木然立在敏子身旁，那双戴着眼鏡

① 均系旧州名。

的大眼睛直朝鏡子里窺看，好象要从妹妹的臉上判断出她的心意。

“撒謊，撒謊，一定是撒謊！”

她扭动着身子驀然这么說；而从鏡子里反映出来的她那臉儿，却由于帶着异常的兴奋和难以形容的幸福，就更加嬌艳，犹如含苞初放的花朵。

“誰說撒謊，昨天晚上我們还为着这个问题談論了一个通宵哩。”哥哥坦率地加以說明。

“这么說来，哥哥的朋友倒是一个挺古怪的人了。”

她立刻帶着嘲諷的口吻接嘴說；然后只顧梳头发，不再作声。惠介也默默地站着。彼此的沉默持續了两分鐘，敏子抬起眼睛来，仍然面对鏡子，問哥哥：

“那末，哥哥的意思怎样呢，这样的事儿？”

“我？我認为倒不坏，——不，簡直很好哩，只要你同意。”

“这样嗎，”她思量了一会以后，突然說，“那末，哥哥認为好就行了。我可不知道。”

“是嗎，那是說这件事就交給我啦。”

她漲紅了臉，眼里含笑点了点头。

惠介走出去了。敏子打鏡台前跃起身来，象狂蝶一般在房里縱情地打圈儿跳着舞。

第二天，常雄回去了。

过了一星期，惠介接到常雄的一封長信。信里很恳摯地說：他回家之后，馬上給双亲看了敏子的照片，要求老人家允許他来跟这位姑娘結婚。他家在新潟市开有头等老牌子的綢布庄，他又是独养子。两位老人家听了这样突兀的話，很有点惊奇，可是也沒有表示反对。并且說，对方岩本家既然是当地有名望的般

实世家，該說是門当戶对的好姻緣；不过因为他如今还在求学，距結婚的时机还早；在讀完大学之前的两年內，不妨先和那位小姐自由交际，如果两年以后双方心意不变，再行結婚就是。这是双亲的意見。他写道：“我确信我們交往得越久越深，我一定越爱敏子；同时絕對相信敏子也是个誠实的姑娘，不会变心。所以，这时也就不再对双亲提什么勉强的要求，姑且順着老人家的意思便了。”希望惠介能諒解他的苦衷和处境，并尽力取得令尊和賢妹的同意：就此免除老式的訂婚手續，默認他俩为未婚伴侣，允許自由交际。

在敏子这方面，父亲傅右卫門不但沒有异議，而且認為常雄既然是富裕人家的独养子，又是法科的优秀生，当然算得是乘龙快婿，沒有二話可說。敏子就这么被默許为常雄的未婚妻；双方公然通起卿卿我我的情書来了。

* * *

这一年逼近年关的时候，傅右卫門急于要到东京去一趟。敏子忽然鬧着也要同去。父亲再三劝阻，說是这次因为有紧急事情，帶着她同去不方便，且等下次有机会再說。可是怎么也不依。她說，她只在当年女子学校团体旅行时去过东京一趟，現在要再去玩玩；其实她比什么都要紧的，倒是想去看看常雄。父亲弄得非常为难，結果只好讓步，帶着女儿一同启程了。——这就是一年半以前的那一次。

父女俩到了东京，住在日本桥一家純日本风格的小巧精致的公寓式旅館里。常雄立刻偕同惠介来旅館相訪。傅右卫門每天雇了汽車訪問馬瀨，奔走官厅，忙个不了。这样，給敏子导游的責任就落到了两个青年的身上。即使惠介不来的时候，常雄也是每天必到。晚上，他們大抵双双去銀座① 蹦蹦跳跳，或者看

看新上映的影片，或者到灯红酒绿的馆子喝喝咖啡，吃些美味的饭菜。常雄总是那么温柔体贴，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敏子，可也从来不越出应有的殷勤；而且老是面露幸福的光采，娓娓低语，好象女人一样不敢纵声大笑；惯常半低着头，白晰的脸庞一下就会绯红；而那双炯炯发亮的大眼睛，往往也会慌张得象是不知往哪里瞧才好。这种样子，在敏子看来，觉得既好笑，却又无比的可爱。

有一天晚上，敏子居然被带到本乡森川町常雄的公寓里来了。这是一家闻名的公寓，从前，诗人啄木^②和作家三重吉^③也在这里住过。常雄租的是楼上六铺席^④的房间。桌子上放着有绿罩子的台灯，桌前是垫得饱鼓鼓的弹簧转椅，大书架上放满英德文书籍，高大的西服衣橱是簇新的。壁上还挂着一个小镜框，里面装了敏子的照片，就是上次登山旅行时常雄要她站在上高地的白桦林下拍摄的。这个住所，跟惠介那种普通学生寄住的充满寒酸气的宿舍完全不同，一望而知是不愁享用的富家子弟居住的。在房里，他只要一撒铃儿，就有年轻使女来到房门口，跪着听候使唤。连这种使女都很殷勤而且彬彬有礼。敏子这时对于每天这样服侍着常雄的使女，也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嫉妒。在这灯光柔和、气氛恬静的房间里，两人相对而坐，四目相视，敏子觉得她和他之间被三尺光景的空间所隔，实在别扭而又惱人。但她不愿被人看成浪漫不羁的姑娘，依然庄矜地危坐着。她对他说，结婚之后决不愿再住在乡下，而要长住在东京……常雄回答说，毕业后也无意回乡下老家去，不过是否在东京住下去却还

① 东京一条极繁华的大街。

② 石川啄木，日本诗人(1885—1912)，有“一握砂”、“可悲的玩具”等诗集。

③ 铃木三重吉，日本童话作家(1882—1944)，有“全集”六卷。

④ 日本式屋子地铺荐席(音译“榻榻米”)，房间大小以所铺席子多寡计。